

1979年，一個春天的周日早晨，惠明學校全體師生照例在小教堂裡做禮拜。小教堂座落在學校的中心，是一棟白色的水泥建築物。天氣晴朗的時候，外頭的陽光從窗戶斜射而入，映照在教堂裡小朋友的臉蛋上，就像一個個小天使似的發著亮光。不過今天的情況有點不太對勁。牧師講道的時候，幾個平時很乖巧的孩子不住地在嘴角、脖子上抓來抓去的，校長陳淑靜越看越覺得不對勁。禮拜結束後，她把孩子一個個找來細細地檢查，不覺啞然失笑了----原來是青春痘！孩子們在不知不覺之間已經長這麼大了，她竟然都沒有注意到。

可是，這些青春痘也發的太不尋常了。很快地，有越來越多學生的眉間、嘴角、鼻翼兩側的臉頰、頸部、胸前與背部，都紛紛長出大小不一的膿胞，很癢很痛；而且它們跟青春痘很不一樣的是，如果把膿胞擠破的話，裡面會流出白色油脂般的條狀物，而且還會散發出一股惡臭。過了幾個星期，情況似乎有擴大的趨勢，有些學生連眼眶都長滿了黑色分泌物，看起來有點恐怖。

這下子陳淑靜感到緊張了，連忙帶著孩子去仁愛醫院看病。皮膚科的廖泉生醫師告訴她：

「是你們學校環境不衛生，小孩子才會得皮膚病啦！」

有著正直嚴謹的性格，也很珍惜惠明校譽的陳淑靜，一聽到醫生說孩子生病是學校不乾淨，簡直是驚訝地說不出話來。她當下悶不吭聲，心裡卻暗暗決定，一定要給病菌來個迎頭痛擊！

於是，她動員全校師生天天洗地板、洗被單，再用消毒藥水消毒，還把宿舍的床墊拿到太陽底下曝曬，就連棉被也用熱水一遍一遍地煮過，搞得大家萬分疲憊，人仰馬翻。可是學校患病的人數非但不減反增，就連老師與牧師也無一倖免。他們除了身上的膿胞久久不癒，嘴唇也很脆弱容易乾裂，手上的指甲甚至還開始發黑。

短短不到一個月，全校患病人數幾乎增加了一倍，醫生給的藥膏怎麼擦也沒用。急性子的陳淑靜索性直接衝到醫院找廖泉生。

「喂，我問你，你們家的棉被、被單會每天洗，還用熱水煮過嗎？你們家的地板每天會用消毒水殺菌嗎？」

「我又不是『肖仔』？沒事這麼無聊！」廖泉生半開玩笑地說。他跟陳淑靜認識很久了，兩

人是很熟的朋友。可是陳淑靜笑不出來。她很嚴肅地對廖泉生說，就是因為你說學校不乾淨，才會害學生生病，所以我很「無聊」的把全校打掃得一塵不染，簡直是比自己家還乾淨。可是學生的皮膚病還是沒好啊，而且指甲還開始發黑.....

「指甲發黑？」廖泉生一聽，整個人臉色突然一沉，低聲說了一聲「糟糕」。陳淑靜按捺住心中的不安，連忙問道：「怎麼回事？」

廖泉生沉吟了半晌，才緩緩說道：「我看你們學生不是得了皮膚病，恐怕是吃了什麼有毒的東西，中毒了。毒發出來，才會長這種疹子！」

「中毒？」陳淑靜聽了，整個人幾乎呆住了。

從醫院返回學校的路上，陳淑靜很擔心，很緊張，可是腦子依舊冷靜地轉啊轉的，

拼命地想：大家到底是吃了什麼中毒？魚肉蔬菜每天都會換，不可能會中毒；三餐必吃的米、鹽、糖？也不可能呀，沒聽過有人吃米吃糖還會中毒的.....

她一個人坐在車子裡，車外是浮動喧嘩的塵囂。她心急如焚，卻完全沒有頭緒。車子快要抵達學校門口時，已經快傍晚了。天色已暗，小教堂上端的十字架在灰蒼蒼的天空中顯得格外明顯。這時她腦裡突然閃過一個念頭：難道是吃的油有問題？

於是她下車回到學校，立刻決定換掉廚房原先使用的食用油及醬油。其實，她也不知道自己猜的對不對，不過為了以防萬一，她寧可全面換油，也不願意拿全校師生的健康當賭注。

「那麼，原來用的那幾桶米糠油呢？」廚師問她。

陳淑靜想了一下，說：「先不要丟，把它封起來再說吧！」

這批被陳淑靜封起來的米糠油，是大約半年前才送進學校廚房的。當初會選擇這種價格便宜的食用油，與學校吃緊的財務狀況有很大的關係。

惠明學校是由慈善機構興辦的學校。它的前身叫做「盲童之家」，是1956年某位不具名的美國善心人士在遺囑中捐了一筆錢，委託美國基督教兒童福利基金會(C.C.F)成立的。1961年「盲童之家」遷到台中大雅，改名為「盲童育幼院」；1968年德國基督教惠明盲人福利會接辦之後，才改名為「私立惠明學校」。它也是台灣第一所專門為視障及多障者設立的學校。

惠明學校雖然有教會機構支持，但每年要收容那麼多視障及多障生，又要免費提供他們三餐及住宿，是一筆不小的開銷，所以必須靠著四處募款，才能讓學校沒有斷炊之虞。同仁都知道學校的每分錢都得花在刀口上，所以當商人主動到學校推銷米糠油，一桶又便宜了好幾百塊錢，經過廚師試用過後也覺得品質不錯，負責採購的總務主任郭榮祥才決定採購，而且一口氣就買了五、六桶。

在得知學生可能是中毒之後，陳淑靜立刻向台中縣衛生局通報。衛生當局也不敢輕忽，隨即派員來調查。一開始，他們覺得是學校的井水有問題，但最後只驗出水裡有蛔蟲，沒有毒。然後，他們開始懷疑是學校煙囪太低，炊煙冒出來籠罩了整個校舍才會中毒。可是陳淑靜覺得很奇怪：長疹子跟煙囪的高矮有什麼關係？不過為了求心安，她還是聽從縣政府找來的專家意見，動工把煙囪加高。可是，還是沒用，大家疹子還是照長。專家說，那是因為你們煙囪不夠高啦，於是她很聽話地又再度動工，把煙囪又加高了一點，但中毒人數仍舊不斷攀升，突破了150人。這下子，專家再也不敢吭氣了。

既然不是井水，也不是煙囪，一定是別的原因了。衛生局採取師生的檢體及食品樣本送去省衛生處化驗，包括各種重金屬以及細菌的檢測，奇怪的是，同樣沒有查出任何結果。8月13日，衛生單位寄來一紙公文給惠明，上面寫著：「食用油沒有問題」。(註1)

既然食用油沒有毒，那麼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呢？惠明董事長、台大醫學院董大成教授不死心，帶著患病的孩子到台大就醫，採取他們的血液與分泌物進行化驗，而且自行組織了一個包括內科、病理科、皮膚科與公衛系統的專家團，實際

到惠明學校瞭解狀況，抽驗學校的食物進行檢驗。結果，還是什麼也沒查出來。面對前所未見的怪病，衛生單位與醫界完全束手無策，大家都慌了。惠明的老師一面擔心師生的狀況，一面想透過媒體呼籲大家注意這個現象。沒想到一位胡姓官員很不高興，他說：「政府有在幫你們化驗了，還不夠嗎？」就是這麼一句話，硬生生地把他們中毒的消息給壓了下來。(註2)

這時，大家全都把注意力放在惠明學校，卻忽略了早在幾個月之前，中部幾個地區已有過類似的案例。

1978年年底，彰化基督教醫院皮膚科主任高信義隨著義診團在鹿港、福興、秀水一帶進行巡迴醫療工作時，就發現許多鄉民染上一種奇怪的皮膚病，症狀都是皮膚發黑、全身長出大如花生，小如米粒的膿胞。這是他行醫以來從來沒見過的怪現象。後來他察覺有患者家裡飼養的毛豬也出現異常的病情，懷疑可能是人畜吃進有毒的食物，於是向地方衛生單位通報，但是沒有獲得重視。

1979年春天，也就是惠明師生集體發病之際，台中的興發工業、慶陽紡織等幾個工廠員工也染上了同樣的皮膚病。興發工業的劉霞，以及夫妻倆都在慶陽紡織服務的詹麗花，也分別產下全身漆黑、肚子鼓脹的男嬰(註3)。那時沒人知道是怎麼回事，只好認命地接受一切。面對不知名的皮膚病，有人選擇認命，有人則不。陳淑靜該做的都做的，該求過的人也求了，幾乎是無路可走。她又氣又急，情緒無處發洩，每天回家對著做醫生的丈夫抱怨：你們這些做醫生的，怎麼連這點小病都醫不好啊？她丈夫無言以對，只能苦笑。

有一天，她見到丈夫的老友張醫師，劈頭又是一頓牢騷：「老張啊，你們這些醫生實在是很差勁，連我們學生小小的病都治不好，還當什麼醫生？」

張醫師見到陳淑靜一來便怒氣沖沖，連忙安撫她坐下來：「大嫂，我們已經盡力了啊，可是孩子的皮膚病一直好不了，我們也很苦惱啊！」

這種話，陳淑靜哪裡聽得下去？她立即搶話：「都是藉口！」繼續抱怨了半天。張醫師耐著性子聽著，腦海裡突然浮現一個畫面：那是他多年前在日本偏僻的無醫村義診時，在報上看到的一張新聞照，照片裡的病患眼皮發腫，皮膚發黑，還長了一粒一粒的黑疹子，好像是吃了什麼油中毒。這些症狀，不是跟惠明的孩子很相似嗎？

於是，他把這件事告訴了陳淑靜。

陳淑靜心想：那麼久以前發生在日本的事，怎麼可能跟台灣有關係？事情哪有可能這麼湊巧？

約莫同時，惠明的總務主任郭榮祥接到台中縣衛生局某位官員的電話，說學校附近工廠的工人也發現類似的病例。他聽了立刻要求一起過去看看。到了工廠，只見那些工人的臉部、頸子與手臂上，長滿了跟學校孩子一樣的膿胞，他頓時心裡有了譜，主動要求與工廠逐一比

對食物的來源。這一比對，才發現他們跟惠明用來做菜的米糠油，都是來自同一家經銷商！

有了經銷商這條重要的線索，再加上陳淑靜老友張醫師的聯想，衛生局官員立刻

找出十多年前年日本九州「油症事件」的資料，這才發現兩者的症狀，幾乎是一模一樣！

日本的「油症事件」，是指1968年日本北九州市的Kanemi Storage工廠在製造米糠油的過程中，作為熱媒的多氯聯苯不慎從管線中漏出，造成長崎、福岡、佐賀一帶一萬四千名民眾因誤食被多氯聯苯污染的米糠油而中毒的意外。患者的症狀是眼皮腫、手腳指甲發黑、身上有黑色氯瘡瘡、擠出來還有一股濃濃的惡臭。這也是人類史上第一樁因食用多氯聯苯而中毒的事件

衛生局強烈懷疑惠明師生的皮膚病，就是這種叫「多氯聯苯」的東西造成的，於是顧不得公家單位一層層向上通報的「慣例」，跳過直屬的省衛生處，逕自向中央級的衛生署通報這個驚人的發現。衛生署得知事情的嚴重性，立刻決定深入調查，終於讓膠著已久的案情，露出了一線曙光。(註4)

這時是九月，距離惠明學校通報衛生單位，已經又過了將近半年的時間。

既然日本油症事件是米糠油惹的禍，衛生署的調查工作自然先從患者食用的油品下手。他們發現，惠明學校、興發工業、慶陽紡織幾個集體中毒的團體，吃的都是來自附近豐香油行的米糠油，而豐香油行的油又是從彰化油脂公司批來的，因此研判極有可能是彰化油脂的油出了問題。

「可能」只是一種猜測，就像是捉到了殺人「嫌疑犯」，仍必須有科學性的證據，來證明他是否有「具體犯行」。可是彰化油脂販賣的米糠油有沒有問題？裡面是否真的含有多氯聯苯？

還需要進一步的查證。只是七〇年代的台灣不僅環境意識低落，政府部門在公衛、環境與技術的資訊更是嚴重不足，不要說地方衛生機構沒有儀器檢測多氯聯苯，就連中央級的衛生署也無能為力。所以衛生署只好將部份患者的檢體及惠明學校存封的米糠油樣品，直接送往日本九州大學進行檢驗，希望能儘快找到致病的確切原因。

就在這段等待的期間，坊間已傳出「彰化油脂的米糠油有毒」的風聲，但衛生署始終不願出面證實。站在官方的立場，他們寧可「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以免傷害廠商的信譽，也避免造成社會大眾不必要的恐慌。所以除了惠明師生以外，其它人仍然津津有味地吃著香噴噴的米糠油；就算耳聞某家賣的油「好像有問題」，大家心想，既然政府沒說不能吃，應該就可以繼續吃吧。

過了一個月，日本的檢驗報告終於出爐了，送去的檢體裡面，果然含有多氯聯苯！而且最驚人的是，其中兩份檢體的多氯聯苯含量，分別是百萬分之六十五及百萬分一百零八，而一般只要血液中多氯聯苯的含量超過百萬分之五，就表示會嚴重危害人體了。

到底什麼是多氯聯苯？為什麼食用的米糠油裡，會有這種有毒的化學物質呢？

多氯聯苯(PCB)是一種穩定的化學物質，具有良好的阻燃性、低導電率及抗熱解能力。因為它的結構穩定，在自然條件下又不容易分解，經常用於工業用途。不過也因為它性質安定不易破壞的特性，一旦進入自然界就會造成河川及土壤的污染，完全無法清除。是一種毒性很強的化學物質。

至於具有強烈毒性的多氯聯苯會跑進米糠油的原因，可能是彰化油脂公司在製作米糠油的脫臭過程中管線破裂，不慎讓作為熱媒的多氯聯苯滲入油品裡。根據保守估計，全台將近有兩千人中毒，而且大部份集中在台中、彰化、苗栗、新竹等地。其中光是惠明學校所在的台中縣至少有九百多人受害，是中毒人數最多的區域。(註5)

自從證實患者血液裡含有多氯聯苯這種類似戴奧辛的巨毒之後，各界為之嘩然，帶給社會極大的震撼。電視新聞以「世紀之毒」為題，做了很大的報導，而中毒者滿臉爛瘡、幾近毀容的模樣，不斷出現在媒體上面，令人不忍卒睹。一時之間風聲鶴唳，人人自危，每個人都害怕極了，深恐自己體內早就埋藏了多氯聯苯的未爆彈，不知什麼時候會爆發。有家報紙刊出

一幅漫畫：一名想做明星的小女生說：「幸好我不住在中部，否則臉就不好看了！」可是她的朋友卻反問說：「你以為北部就安全嗎？」聽完朋友的話，想做明星的小女生當場昏倒。這幅漫畫絕妙地勾畫出當時全民聞「油」色變的心態。

消息一曝光，彰化油脂立刻成了眾矢之的，人人喊打。但彰脂負責人陳存頂卻頻頻喊冤，說他們出產的油絕對不可能摻有多氯聯苯，因為：

一、市面上根本就買不到多氯聯苯。他懷疑是「有人」進口工業用油，把它混合在食用油裡面，因為其中含有對人體有害的過氧化價（POV），症狀跟多氯聯苯很類似，才會造成誤會。

二、全台灣都有人跟他們買油，為什麼只有神岡鄉豐香食品油行賣的米糠油出問題？他

懷疑是豐香油行自己在油裡面動了手腳。

三、彰化油脂從來沒有因為油品有問題而被取締過。而且從1979年8月1日起，台灣省糧食局委託民間油脂公司加工米糠油作為公教人員的配給食油之中，彰化油脂的油品就是其中之一。由此可見，他們的產品絕對沒有問題。

陳存頂是那種窮人家出身，打拚著要在職場上爭一口氣的人。認識他的人說，這個人很聰明，也很精明，滿腦子生意經。他拼命認真地經營碾米廠，然後將部份事業轉去做米糠油，做得十分成功。如今眼見親手辛苦建立起來的事業幾乎毀於一旦，他當然不服輸，不甘心，說什麼也要替自己扳回一城。

不過陳存頂的說詞，馬上被台灣省糧食局反駁了回去，他們說說中央及省縣市公教人員是配給精製花生油及黃豆油，從來沒有配給過米糠油，也沒有向彰化油脂收購米糠油的計劃，無疑是狠狠地打了陳存頂一巴掌。

10月8日，中央及省縣級衛生官員分別前往彰化縣及台中縣，查封了彰化油脂的米糠油五萬八千公斤，以及所有製油的機械設備，同時也查封了米糠油經銷商的樣品及原料，勒令停止生產出售。可是陳存頂不死心，還是不斷向各級衛生單位陳情，說他們早幾年確實使用過熱媒加熱製油，可是從1976年1月以後就改採直接加熱，怎麼可能會有那么多氯聯苯？他甚至出具一份委託同業做的檢測報告，說他們的米糠油絕對沒有毒。

不過調查人員對陳存頂的說法卻表示存疑。他們說，如果彰化油脂已經那麼多年

不用熱

煤加熱，為什麼廠房裡面還是放置了四大桶、每桶約一百五十公斤的熱煤，而且鐵桶外表依

舊如新？針對這點，陳存頂無話可說，只是一再地重覆原來的說詞：我們生產的油絕對沒問題。

另一個被牽扯在內的人也拼命喊冤，那就是豐香油行的負責人劉坤光。聽說陳存頂說是在米糠油裡面摻了東西，他氣得直跳腳說，自己一家五口都吃了自己賣的米糠油，全身也都長滿了氯癢瘡，光憑這點就證明他不知道油裡面有毒，因為，他絕不可能自己害自己啊。

況且，他被查封了二十多萬元的米糠油，造成這麼大的損失，商譽也受到嚴重影響，他跟大家一樣都是受害者，希望有關單位能儘速查明真相，還他應有的清白。不過，就算陳存頂與劉坤光頻頻喊冤，不到一個月，政府還是以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為由，將他們移送彰化地方法院檢察處偵辦。

這時已經是秋天了，空氣中浮動著早秋躁熱的灰塵與氣味。造成怪病的原因找到了，製造與販賣油品的「罪魁禍首」也捉出來了。受害者一面忍受著氯癢瘡的疼痛，一面欣慰地想著：

明天雖然未必會更好，但，總是一個新的可能吧.....

註1：〈哭泣的教堂〉，楊憲宏，1979/12/9民生報

註2：1989/5/1/人間雜誌P.36郭榮祥接受採訪時所言。至於「衛生處的胡姓官員」，則是當時的省衛生處長胡惠德。

註3：1979/12/22/聯合報

註4：到底是誰最先發現日本油症與台灣油症的關連？一般有以下幾種說法：一、是台中縣衛生局的技士顧棋珍在比對國內、外資料時發現的(1980/1/4聯合報)；二、是衛生署王金茂

「靈機一動」，把這個事件和十一年前日本所發生食油中毒的情形連想在一起，結果「果然猜中了」(1979/12/08/聯合報)；三、陳淑靜接受訪問時表示，是張醫師無意間想到日本油症的情形告訴了她，經由惠明主動告知台中縣衛生局，政府部門才找到這個線索，查出真正致病的原因。

註5：根據葛應欽等人的研究，油症患者的主要分布地區是：台中縣950人，彰化縣475人，苗栗、新竹縣26人，總共是1451人。不過這是願意出面登記、承認自己中毒的受害者，實際上的受害者恐怕遠多於此。(《台灣醫學會雜誌》1981;56)